

文学评论

《望族花》
与海洋文化

胡悠

黄港洲、周晓绒创作的长篇小说《望族花》，虽然是以小港李家为背景，但描写的却是浙东海上丝路的故事，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

作品的主人公海妹子是一个渔家女，从小在海边渔村长大。浩瀚壮观、风云变幻的海，磨炼了她的意志，使得她不怕辛劳，一个女子习得一身武艺，能与一群壮汉一起做护航员。她进入豪门，不固步自封，用海洋般宽阔的胸怀接纳四方、救济穷困。她嫉恶如仇，为杀海盗忍辱负重。她运筹帷幄，为了后代能有更大的发展，创办洋学堂，并将全家迁徙到上海。在上海，她支持儿子闹革命，带领后代们在上海买码头，搞海运，率领大家出海搞贸易。这样的女子，只有海上风浪锤炼出来的人，才有如此的家国情怀。

这部小说在海洋文化叙事中，崇尚力量的品格，追求自由的天性，具有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如小说中的李灿元，他一个平头百姓，穷人家的孩子，却具有坚韧的意志，顽强的拼搏精神。他白手起家，呕心沥血成立航帮，购买火轮船，与海盗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他刚正不阿，为了众人的利益，与贪官斗智斗勇，与凶残的海盗血肉相拼。他是乡亲们的主心骨，带领航帮四海为家；他跑过三关六码头，眼界开阔，视角与世界接轨，不囿于一方水土过家家。他敢为天下先，具有冒险精神，冒着杀头之罪，买下第一艘火轮船，成立自己的海上护卫队。他的这种胆魄和胸襟，只有终日与海为伍的人，才有这样劈波斩浪的勇气。他没有门第观念，接纳一个贫寒受害的渔家女为儿媳；他又力排众议，将李家掌门之位传给海妹子。由于他的远见，才使得李家在海妹子的率领下使远航事业更上一层楼。

扬帆远航，同舟共济，是祖辈给晚辈的家训，也是小说中四兄弟的名字。李远航小小年纪为救被骗到南洋的劳工，一个少年独闯南洋，临危不惧，这只有海边长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闯海人和大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不畏艰险，在惊涛骇浪中勃发生命的激情。

在这部小说里，故事场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方言俚语也具有浓烈的海洋文化色彩。书里的场景很多是发生在海上、岛上。他们去上海、去山东、去泉州、去东瀛、去南洋。船是他们的脚，双桨是他们的翅膀，心向往的地方，有水的地方，他们就能到达。他们发展贸易、相互交流，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就像宁波民谣《小白菜》里写的一样：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上海么事带进来，邻舍隔壁分点开。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廿元廿元带进来，介好丈夫哪里来？

海上人家靠海吃饭，对海无限敬畏，他们拜妈祖、祭海神，《望族花》里对祭海习俗作了详细的描写。书中的饮食更是以海鲜为主，具有渔家风味。岛上晒海带的老婆婆，一排排海带挂着，迎风飘荡。撷一串海带顺手一扎就是礼物，也是她的心意。盘踞岛上的海盗白狼鲨横行海上，吃着满膏青蟹，大碗喝酒。苏锦儿为了拉拢人心，娇滴滴烧一碗海鲜羹，上一碗咸齏黄鱼汤。残疾人朱三脚杀人也用美食，在牡蛎刀上煨毒，用毒刀挑牡蛎杀仇人白狼鲨。

《望族花》里语言也极具海洋文化特色，具有地域性。他们叫海盗为绿壳，叫青蟹为螯蛄。他们的俗语也带着海腥味，如“吃里扒外，挖人家鱼鳃——手段毒辣，虾子作大浪——玩花头，弹涂落竹筒——上当。又如文中民谣唱的：高高山，低低山，鲤鱼跳过白沙滩。

总之，《望族花》通过生动的故事、丰富的细节、曲折的人物经历，依托民众乐于接受的小说形式，从民族视角讲好中国的海洋故事，让大众对海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增强海洋文化的民间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许正是作者的目的。

新片点击

生活，就是哭着微笑
——看影片《半个喜剧》

郁妍捷

电影《半个喜剧》大概认为成年人的爱情经历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无厘头喜剧吧，所以全片着重在刻画男女间的情感波折，并将其打造成了“搞笑纯爱戏”。故事一开始就紧扣着“爱恋”这一诉求，将背景设定在了当今社会下的大城市里，通过围绕几个身份背景以及个人经历都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现代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来展开剧情。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开头便利用大量的错位设置来制造笑点，让原本常见固定的追爱套路演变成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另类桥段，不仅较好地铺垫出了主人公间的爱情纠葛，营造出了欢乐的气氛，也有力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影片由富二代郑多多居住的两室一厅拉开故事的序幕：阳光正好的下午，在一家银行工作的海归大龄剩女莫默走进了一栋有电梯的居民楼——她是受中学同学郑多多之邀来一起吃晚饭的，心情大好的她还在等电梯的间隙对着反光的玻璃抹了一下口红；楼上房子内的一间卧室凌乱不堪，一双男人的脚和一双女人的脚从一条毯子下面露出来——男人是年轻帅气的郑多多，宿醉一宿的他被手机铃声吵醒，按了按还在发晕的脑袋才勉强想起，自己当天约了中学时的女神莫默共进晚餐；跟郑多多一夜情的女孩“夏娃”与莫默在房门口相遇，竟被郑多多介绍成了室友孙同的女朋友，大大咧咧的莫默不仅没有起疑心，还对素未谋面的孙同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坦荡天真的高学历女孩，对兄弟言听计从的老好人，美丽温柔的女神，他们在满嘴甜言蜜语的渣男的哄骗下，在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下，共同演绎出多重的生活乐趣：为了不让自己暗恋的女神高璐在结婚前受到伤害，疲于救场的孙同两次想乘坐电梯却意外遭遇搬家队的“拦路阻挠”，只能靠跑步上楼，还得在高璐面前找怕狗的借口来掩饰自己剧烈运动后的气喘吁吁；不明所以的高璐在咖啡馆二楼看到了与其他男人相亲的莫默，一心为朋友幸福着想的她督促着孙同上楼当面说清楚，有口难言的孙同只能当着高璐的面对莫默假戏真做，不料引起莫默相亲对象更大的误会——不相干的两个男人大打出手，孙同脸上挂彩，对方则折了一副快板。就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在一连串的误打误撞下，莫默和孙同谈起了恋爱。

明明有情人马上可以成眷属，但到这里为止，《半个喜剧》却突然变得不太像一个单纯的“幽默爱情片”了，而是不再加任何伪饰地化作了现实里的普通人，对自己生活中面对的困境娓娓道来：把“为你好”挂在嘴边的孙同母亲坚决反对儿子的选择，一言不合就装病晕倒，威胁儿子就范；郑多多不想看着自己的兄弟带着自己的初恋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就用北京户口和高薪工作来要挟孙同；不想放弃到手的一切，又不想离开真爱的孙同面临两难的抉择。这种去浪漫化、去戏剧化的表述，让我看了一群脆弱的普通人，在破碎的人情世故里妥协地活着。

所以笑过之后，《半个喜剧》看得我心里难受。影片中，每个人都没有能力挽留住所有自己心爱的东西，只能无奈地顺流而下，选择其中更符合当前利益的东西，而放弃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东

西。

比如对于孙同而言，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活着，和抛弃尊严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是他的两难。他是从小地方复读了三年才考到北京读研的贫寒学子，目标就是能在北京工作并落户。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幸运的，认识了郑多多这样的富二代，还成为了他的兄弟。孙同蹭住着郑多多的大房子，还能现成捡郑多多不要穿的衣服，不要用的书包，晚上还能坚持自己的梦想去酒吧驻唱，连工作和户口都由郑多多安排妥当。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听郑多多的话，帮郑多多收拾因花心留下的烂摊子。他原本依附在郑多多身边心甘情愿地做着“小跟班”，也可以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连他的妈妈嘴上说着让儿子活得有骨气，一转头就对郑多多点头哈腰。直到孙同遇到了莫默，他最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放弃了到手的好工作和户口，和莫默一起做起了自己喜爱的音乐。

孙同妈妈的做法虽然过于市侩，又何尝不是对儿子前途的考虑——女人很多，不一定是莫默不可，但是好的工作和落户机会错过了便很难再找。莫默在老板面前坚持自己的工作底线，不帮老板忙的选择，也不过是对自己良知的捍卫。

不管对谁来说，生活从来不简单，所以怎么选择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再艰难的选择面前，也要永葆对自己的真诚。

艺谭丝语

不协和，是指艺术作品在特定的情形下，对和谐状态的背反，表现为形式和内容的不一致，表现对象的外观同他们的内在实质的不一致。作为艺术表现力的特殊手段，它在表现人物的内心痛苦、激烈的思想斗争、沉重的精神创伤等方面，有时候能起到增强艺术感染力的效果。但是，不协和的过饱和状态，会使表现对象陷入病态的境地，割裂了整体的、连贯的叙述惯性，使艺术作品变得晦涩和灰暗，让欣赏者感到压抑和沉闷。

司马雪